



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
资助出版

范正明电影戏剧选

范正明

著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会
资助出版

范正明电影戏剧选

范正明 著

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4 年夏初，长沙沦陷，不少湘剧艺人从枪林弹雨中逃到邵阳，和我父亲领导的义华抗敌湘剧团一道，向湘西洪江逃难。其中不少是湘剧抗敌宣传队的成员，曾经和田汉在一起工作，长达四年之久。在逃难途中，丑行演员谭金林、鼓师吴运生，给我讲了许多田汉的故事。

故事一：1939 年湘北第一次大捷，长沙各界人士在中山路银官影院举行“祝捷大会”。田汉赶写了一篇《骂汉奸》长沙弹词，交给一位盲艺人演唱。这位盲艺人强记下来，匆忙上阵，先骂汪精卫，接下来骂汪的妻子陈璧君和陈公博。盲艺人对这“二陈”不熟悉，临场忘词，慌乱中唱成了他比较熟悉的陈立夫、陈果夫。这“二陈”是国民党中央要员，一时全场哗然，甚至有人叫喊“抓起来”，把盲艺人吓坏了。此时，田汉毅然走上台去，高声说道：“这是我的笔误，我承担责任，不能怪罪这位盲艺人。”这才把风波平息下去。散场后，田汉拿了几块光洋，嘱咐弟弟田洪连夜送给那位盲艺人，要他到乡下躲避一时，待风潮过后再回来。

故事二：1942 年，田汉在桂林，一支笔难挑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可他还要为新中国剧社、中兴湘剧团上百口人的生活操心。一天，他出外时，弟媳陈绮霞说：“大伯，家里没米啦！”乐观的田汉笑着说：“不要紧，我去领稿费回来。”当他领了稿费，路经中兴湘剧团的驻地，团长吴绍芝满脸愁容地说：“田先生，我们连稀粥也喝不上了……”田汉二话没说，把刚领到的稿费全部塞到吴绍芝手中：“快去买米吧。”时近

中午，他快到家时，弟媳已在门口盼望：“大伯，没买米回呀？”田汉早把这事忘了，连忙安慰说：“莫急，到隔壁长沙米店去赊一担回来。”

故事三：这一年，中兴湘剧团排演田汉新作《武松》，剧本有“叹人生处处是景阳冈，白日街头有虎狼”的唱词，广西省剧审会要求删除这类台词，田汉未予理会。最后省主席黄旭初亲自出面找田汉“商量”删改一事。田汉以“这是历史，与现实无关”为由，顶住不改。公演那晚，高升戏院坐满了剧审会成员、警察和便衣特务，宣称如不按省府黄主席指示办，即勒令停演，封闭戏院。顿时湘剧团的后台如临大敌。这时田汉走进后台压阵，他对扮演武松的吴绍芝说：“绍芝，不要怕，照原词演！”有了田先生壮胆，吴绍芝演得极为出色，剧审大员和军警、特务竟没有动作。因当晚到场的有桂林文艺界名人如欧阳予倩、熊佛西以及新中国剧社的演员，还有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同志，总之到者甚多，可能忌于“众怒难犯”，广西当局不敢贸然行事，没有采取强制停演措施。

类似故事有十个之多。田汉的人格魅力，使我这十五岁的少年感动不已、敬佩之至。后来我在名琴师彭菊生（我后来的岳父）那里，看到了他保留的田汉《江汉渔歌》《武松》两个复写的剧本，便要了过来，终日诵读，几乎把所有的唱词倒背如流。从这时起，田汉成为我崇拜的偶像，我立志向他学习，要成为一名剧作家。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我有幸五次见到田汉，特别是1963年4月末，田老在他的书房接见了俐侬和我，与我们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勉励我们夫妇要成为戏曲改革的骨干力量，坚持推陈出新，努力创作现代戏。没想到我一生崇敬、追随的田老，竟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且尸骨无存。在平反昭雪的大会上，骨灰盒里放的不是他的骨灰，而是以他常用的钢笔、眼镜和一页《国歌》歌谱代替……

对于田老的惨死，我是很悲痛的，常想要为田老做点什

么。虽然在担任省剧协主席期间，我与剧协的同志一道，在长沙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田汉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期《田汉研究》，主编了《田汉与湖南戏剧》，特别是在他老百岁冥辰时，铸造了一座铜像，立在湖南剧院，以资纪念。但还觉得心意没有尽到，于是萌发了为他写部电影的念头。却又有些畏难，他一生如此丰富多彩，怎么写呢？我带着这个问题，于1989年5月在京拜访了夏衍。夏衍和田汉是数十年的老战友，提到田汉，他不胜感慨，情绪激动地说：“田汉是值得写的，他在艺术上基本是个浪漫主义者。性格也如是。”夏老十分详尽地向我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他气愤地批评说：“有人乱讲田汉的歌词是在南京监狱里，写在纸烟盒纸背面上，通过田老太太探监带出来的。这是胡扯嘛！《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我是亲身经历的。田汉的歌词是附在电影本《风云儿女》的后面，红格直行书写的。聂耳拿歌词去谱曲的时候，我们还商量着改了一句，原词的‘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改为现在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夏老给我谈这一过程特别详细，似乎给了我一种启示，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围绕《义勇军进行曲》来写田汉的电影剧本？在京期间和回长沙后，不少师友都赞成这样构思，给我以鼓舞，于是我就动起笔来。说实话，对于电影文学创作，我是个初学者，剧本写出来并不理想，但我是用自己全部心力去写的，自认为在田汉与聂耳、田汉与母亲的关系以及诗人的浪漫性格上，我是充满热情去写的。可能是这些因素，让我的老朋友——时任《艺海》杂志主编的乔德文先生——看后立即拍板：以《田汉与国歌》的剧名发表。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在此十分感谢这位老友。后来，剧本被拍成了电影《国歌》。但这次省文联领导支持我编辑出版这个集子，我还是采用了我的原创文学本，因为它比较能表达我对田老的敬仰缅怀之情。

我非常喜爱昆曲，她风格之雅、形式之美，令人折服。凡有演出或播映，我总是积极争取观赏，久之便有了感情和一些

认识、想法，于是就产生了参与昆剧艺术创作的冲动。

改编《荆钗记》，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不仅因为它是一出古典名剧，是南戏“荆、刘、拜、杀”之首，更主要的是近20年来改编此剧者甚多，其中不乏成功之作，如赣剧、川剧、温州越剧等，怎样有别于以上先行者呢？

因是改编，在戏的框架、戏剧情节走向方面，一般都不会脱离明传奇《荆钗记》的基础，自然就只有从戏的意蕴和人物中去见仁见智了。我认为，剧中男女主人公王十朋和钱玉莲能冲破钱财、权位的婚姻观念，追求真挚爱情，历经坎坷磨难，始终坚贞不渝，这种可贵精神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没有相互信任，就不可能产生忠于爱情的行动。据此，我重新分析、理清了钱玉莲的心理行为线索，赋予这一形象积极而又可能产生的行为。由于坚信王十朋的真诚，她压根儿就不相信孙汝权伪造的信件，不贸然轻信，这是我改编中对人物性格变化的重要一笔。为了弄清真相，证明自己对丈夫的信念，钱玉莲做出“上帝邦，找王郎，论短长，是不是负心赘东床”的行动是完全可能的。在继母逼嫁、软禁下，她跳窗逃走就是要实现这一目的，只是在“前有大江阻挡，后有追命强梁”的危急情势下，她不愿受辱才被逼投江。男主人公王十朋在这个改编本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在《参相》《拒婚》两场里，比较突出写他蔑视当时由“士”入“仕”的知识分子“贵易妻”的时尚，在“苦酒”与“琼浆”一念之间的选择中，为了忠于爱情和人格的尊严，尽管痛苦，他还是毅然喝下了那杯苦酒。从这一人物形象上，读者会感受到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王十朋、钱玉莲这种高尚的情操和气节，我想无论什么时代都是需要的，在今天也同样具有时代感。

昆曲的唱词是曲牌联套体制，每一支曲牌的句数、每一句唱词的字数都是固定的，必须按格律填词。湘剧高腔原也如此，后来在舞台实践中，艺人们为了更好地抒发人物感情，突

破了这一固定模式，创造了腔与腔之间的“放流”板式，大大丰富了艺术表现力，受到观众的欢迎、认可。我想，昆曲能否也进行这样的革新呢？便不揣冒昧，尝试着用长短句，让腔随字转，同时尽可能不用典或少用典，避免过于晦涩的词句，让昆曲通俗起来，使老百姓都能听懂看懂。当然这里说的“俗”是与“雅”相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通俗的唱词就不需要文采，相反，要力争做到“俗”不伤“雅”，雅俗共赏。当然，我这种尝试，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填词，只要有利于刻画人物、抒发感情，两者并行并无不可。本书收录的《彩楼记》就是用的填词的方法。至于有人坚持“昆曲非填词不可”的主张，就未免太绝对了。

《彩楼记》以湘昆《拾柴》《泼粥》两折传统戏为基础，参考了元代王实甫的杂剧《风雪破窑记》、明传奇《彩楼记》和《李九我批评破窑记》加以改编而成。

剧本第一个较大的改动是：刘相逐婿到底是出于嫌贫爱富还是出于激励青年多经磨炼而奋发上进。从明传奇到地方戏，都是将其处理为嫌贫爱富，只有王实甫处理为激励吕蒙正上进。我们考虑，类似的嫌贫爱富题材剧目相当多，容易落窠臼，因此，我们选择了王实甫杂剧的路子。

第二个改动是：比杂剧、传奇多了一个人物——孙巧儿，算是新创的形象。我们觉得这个人物喜剧色彩较浓，但考虑到如果是乞丐，不仅不便出入相府，说话也不能太放肆，所以把他的身份改为俳优，不但更具喜剧效果，而且能使之贯串全剧。

《赏雪》《续诗》是新写的，但在传奇《彩楼记》中仍然有迹可循，其他各场均有增删。可以说新改本的主要情节，大都有所依据，换句话说即既有继承又力图出新。

这个戏，我和文忆萱改得很仓促，从接受任务到找资料、讨论初稿再到基本定稿，只有一个月光景。如此仓促的情况下，既谈不上有多少创造性，也做不到过细斟酌，只是完成任

务而已。文忆萱大姐逝世三年了，将《彩楼记》收入这个集子，也是对这位合作者的纪念。

现代戏《大决堤》，是为纪念抗日战争 60 周年而作。其写作过程，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本集子出来，正是我即将进入“米寿”之期，算是一种自寿吧。

范正明

2015 年 9 月 2 日于听雨楼

范正明电影戏剧选

CONTENTS

目 录

田汉与国歌（电影文学剧本） / 001

荆钗记（昆曲） / 069

彩楼记（昆曲） / 107

大决堤（无场次现代戏曲） / 139

电影文学剧本

田汉与国歌

谨以此剧献给田汉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1898—1998)

1. 《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

城墙壁上，镶嵌着田汉与聂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半身浮雕像，它由远而近占满了整个画面。

随着旋律的高扬，推出片名。

演职员表……

2. 炮火、硝烟……

叠印字幕：1931 年，“9·18”事变。

3. 上海，田汉的书房兼卧室，夜。

推出报纸的新闻标题：

同胞们，日军已强占沈阳了！

长春辽阳营口等要地均告失守！

日寇杀人放火，兽性暴露无遗！

镜头拉开，脸庞清瘦，颧骨突出，头发蓬松，时年 33 岁的田汉，坐在桌边阅报，两眼燃烧着怒火。

叠印出广袤的东北平原上，日军的坦克、铁甲车、步兵、飞机，铺天盖地向南推进。

叠印出东北民众、大学生，在阴沉沉的天空下，他们扶老携幼向关内逃亡……

田汉翻开报纸，突然看到一条刺眼的消息，细阅之后，不禁拍案而起。

带着女儿进入梦乡的夫人素斐被惊醒，她翻身而起，问道：“寿昌，出什么事啦？”

田汉走近床前愤愤然说：“东北三千里江山，一枪不发，就拱手让人，他蒋介石却跑到江西去督剿赤匪。”说着他指着报纸上那条“蒋主席将再赴鄂赣督剿赤匪”的消息给妻看。

素斐接过看时，田汉愤然叹道：“如此不顾国家民族大义，中国危矣！”他忧心如焚。

素斐：“你急又有什么用，睡吧。”

这时，隐隐传来《松花江上》的歌声，如怨如泣，吸引着田汉。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虽然秋雨淅沥，歌声还是飘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田汉感到揪心，他似乎看到了东北流亡同胞在日寇铁蹄下呻吟，哭泣……

4. 街头——东北会馆，雨夜。

街灯昏黄，雨丝飘忽。

夜幕中，《松花江上》的歌声随风飘荡……

田汉擎把雨伞，循着歌声走来，后面跟着他的三弟田洪。田洪长得结实，很像他哥，只是稍矮些儿。

哥俩朝前走去，拐了道弯。歌声渐大。

田洪忽然想起：“哥，前面有个东北会馆。”

田汉说声：“快走！”

他们加快了步伐，来到东北会馆门前，门的左边挂着“东北流亡学生救济站”的牌子，右边竖着面“东北流亡大学生请愿团”的旗帜。

田汉兄弟径直走了进去。

5. 东北会馆内，深夜。

这里是东北会馆的正厅，铺满了用稻草垫底的地铺，各式各样的行李包杂乱地放着。

地铺上挤满了流亡的大学生们，其中也有他们的父母和姊妹。

在幽暗的灯光下，他们有的蒙头大睡，睡不着的就用歌声来宣泄他们的家国之情。

两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歌声戛然而止。人高马大的盛北山满怀希望地迎了上去：“请问二位先生，是上海社会局的吗？我们流亡学生的要求……”

“不，同胞们，我们不是社会局的，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田洪赶忙接过话头：“这位是著名剧作家陈瑜先生。”

田汉充满感情地说：“同学们，我是被你们悲愤的歌声召唤来的。我想创作新的剧本，揭露日寇强占东三省的罪行和今日的不抵抗主义，唤起民众起来抗日救亡！”

流亡的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

盛北山：“陈瑜先生，这掌声表达了对二位的欢迎。我叫盛北山，东北大学中文系的。逃亡出来，同学们推我当代表。二位先生，请，只能席地而坐啦。”

田汉兄弟脱掉皮鞋，踏上地铺，大学生们立即围了拢来。

6. 上海，新世界附近，阴天。

这里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人们摩肩接踵，熙来攘往。

人群中，几个工人模样的青年悄悄说着什么，走进一家百货商店。

另有几个青年男女学生，有的提着什么，他们面色兴奋，逛进了书店。

大道剧社的几位演员，以冯导演为中心，有说有笑地上了咖啡茶座。

这时，一位三十开外的白面书生，穿一套整洁的西服，戴副黑边眼镜，头发也梳得整齐，显得精明干练。他警惕地走进了新世界。

手拿警棍、胸前挂着警哨的租界巡捕和警察、便衣特务多起来了，他们碰着的时候，或交换一下眼色，或低声说上几句，就立刻散开去。他们似乎在准备应付什么，显得神秘而紧张。

7. 新世界的门房里，阴天。

黄子布（夏衍的化名），就是前面提到的白面书生，他是地下党“文委”的领导成员，也是这次“飞行集会”的指挥。他问身旁的孙师毅：“田老大和李天始怎么还没来？”

话犹未了，李天始匆匆进来，生气地说：“子布，田老大真是目无组织纪律！”

黄子布问道：“怎么啦？”

“他坐着黄包车飞驰而过，怎么不来参加飞行集会！”

“或许有什么重要事情？”

“你别老护着他！每一个‘左翼’盟员都必须参加，这是组织的决定。不行，他不止一次啦，我去追他来。”

黄子布与孙师毅交换下眼色，又看了看表说：“那好吧，我们十点钟准时开始。”

李天始扭头就走。

8. 田汉的书房兼卧室，阴天。

田汉气愤地说：“这算什么错误！请问，飞行集会目的是什么？”

李天始：“唤起民众，抗日救亡，这是当今头等大事！”

田汉：“我创作话剧《乱钟》，不也是为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吗？殊途同归嘛。”

李天始：“我今天是奉命而来，我劝你还是去的好。”

田汉：“大道剧社等着剧本上演，今天必须写完，我不能去。”

李天始倏地站了起来：“你总是这样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会吃亏的！”说罢愤然离去。

我们的田老大没工夫生这些闲气，立即抽出毛笔，在直行的稿纸上挥洒起来……

9. 南京路新世界门口，阴天。

“轰”的一声，一个大爆竹在街心炸开，这是地下党组织飞行集会的信号。

参加飞行集会“左翼”各盟的盟员，包括黄子布、孙师毅、李天始等，纷纷从百货商场、书店、咖啡馆、新世界、弄堂里飞奔出来。

那群学生模样的人，迅即打出红旗，和那些工人、演员一起高呼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不抵抗主义！”

高楼上撒下的传单，如雪片般飞下。

一时街头秩序大乱……

早有准备的租界巡捕、国民党警察、便衣特务，吹起警哨，挥舞警棍，撞入人群抓人……

红色警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来，在路边停住，又跳下一批警察，投入街头混战。

不少示威者被捕，他们英勇地高呼着口号……

10. 田汉的卧室，深夜。

台灯下，田汉伏案疾书。写着写着，他的情绪激越起来，并随着他的笔走，发出他剧中主人公——也是他自己的声音：“同学们，现在咱们也该醒了吧！政府已经把我们的东北国土双手献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了，把我们的人民交给鬼子，供他们践踏奴役了。同学们，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反抗侵略者……”

这段台词一开始，画面就变为田汉在东北会馆，向流亡大学生演讲、鼓动……

田汉回到卧室，他在剧稿的封面上，提笔写上“独幕话剧《乱钟》 编剧：田汉”。

刚放下笔，他突然意识到不妥，于是又提起笔来，将田汉两字涂掉，改成“陈瑜”二字，他边改边自语道：“真不习惯啊！”

田洪跨进书房：“哥，昨天飞行集会，有三十多人被捕，子布说风声很紧，要你马上转移。”

田汉有些烦：“又转移？往哪儿转？”

田洪：“子布派聂耳给你找到了地方，天一亮，阿福就会开车来。”

“那就转吧。”田汉去床边推着妻子。

“素斐，快起来！”

素斐睁了睁眼，看了看他们兄弟俩的模样，便问道：“是不是又要转移？”

田汉：“算你说中啦。”

素斐起来，怨叹：“唉，跟着你呀，没过个安静的日子！”

11. 楼下，田母卧室，天将黎明。

年近花甲的田母靠床而坐，九岁的小孙儿海男睡在她的身旁。事母至孝的田汉，正向他母亲话别。

“妈妈，形势所迫，不得不暂时分开住一段，做儿子的，不能早晚照顾你了。”说时转脸交代田洪，“三弟，妈妈就托付给你啦。”

憨厚的田洪连连点头。

“不，我身子骨还健。寿康，你大哥是一书生，又不会处世，我把他交给你啦。”

田洪：“嘿！妈，我一根扁担两头挑。”

“宝崽，谁要你挑我这老挨吨！”她笑了笑，似乎想冲淡这离别的气氛，旋即问素斐，“玛丽睡着啦？”

素斐赶紧将女儿抱到田母跟前说：“让奶奶亲一个。”

田母亲着孙女儿，这时外面传来打更声，已是四更天了。

田洪催促着：“哥，快走吧。”

田汉又走至床前说：“妈，天还早，你老还睡一会儿。”说着将田母扶下去睡了，又将被头压紧，然后俯身去吻海男，已经醒了的儿子转身抱住爸爸的颈项……

12. 田汉的新居，白天。

这是一幢两层的旧楼房，前有小院。它坐落在近郊一条偏僻的马路旁。

正在打扫楼房的聂耳忽听汽车的喇叭声，忙从窗口探出头来张望，兴奋地说：“伙计们，车子来啦，都下去吧！”

聂耳、冯导演、赵依萍和几位年青演员奔下楼来，跑到马路边。田汉和抱着玛丽的素斐已先后下车。

大家迎了上去。

聂耳抢先说道：“田先生，听说你赶出了话剧《乱钟》，我是来抢角色的！”

田汉笑道：“聂耳，你的消息真灵啊！”

“学生有四只耳朵嘛！”

大家都笑了。

蓄着络腮胡的冯导演指着一位女学生介绍说：“老大，她是暨南大学学生会主席、业余剧社社长赵依萍小姐。”

田汉与之握手，说：“听聂耳说，你是位南洋小姐，很有演剧才华。”

身材苗条，面容清秀的赵依萍大方地说：“田先生，这回大道剧社决定和我们一道排演先生的《乱钟》，我们是来取货的啊。”

“货是有的！”田汉从皮包里取出手稿交与冯导演，并说，“冯导演，我希望你们敲响这乱世的警钟！”

13. 上海近郊，暨南大学礼堂门前，夜。

夜幕已经降临，礼堂门前的台阶上放着醒目的广告牌：

时代的警钟，抗日的号角

陈瑜编剧 《乱钟》

大道剧社、“暨大”业余剧社联合公演

大学生、教授、员工三五成群地走进礼堂，有的驻足观看广告。

打着“东北流亡大学生请愿团”旗帜的大学生，在盛北山的率领下前来观看演出。

已经化装的赵依萍和几个学生会的干部，在台阶上欢迎他们的东北同学入场。

赵依萍在盼着田汉的到来。

这时驶来一辆车，赵依萍跑去迎接，车门开处，她失望了……

下车的是《中央日报》的高级记者王平陵，30多岁，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接着是大学生王晋生。

王平陵笑道：“小姐是接田汉先生的吧？”

赵依萍警惕地：“不不，是接陈瑜先生。”

“陈瑜就是田汉嘛。小姐，放心吧，我是田汉的老朋友，从南京出差来沪，闻讯找来看戏的。这位沪大学生，是个田汉迷。”

王晋生欠欠身。

王平陵继续说：“我们一个是老朋友，一个是田汉迷。小姐，能让我们进去吗？”

“当然，当然，二位先生请。”

赵依萍只得领他们进去。

14. 后台，夜。

《乱钟》剧组的演员在等待开演。

赵依萍跑进后台，冯导演、聂耳迎上去问：“他来了没有？”

赵依萍焦急地：“没来哩，开演时间到啦，是不是推迟开演？”

聂耳：“不行，先生会骂人的。”

冯导演：“准时开演！”